

足本

初刻拍案驚奇

凌濛初著



金城出版社

初刻拍案驚奇



金城出版社

三言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编著



原 序

语有之：“少年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缡锦绣，衣被天下。”彼舌舛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譎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官闈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褻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樗

拍案惊奇凡例(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宰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一、是编矢不为风雅罪人，故回中非无语涉风情，然止存其事之有者，蕴藉数语，人自了了；绝不作肉麻秽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冬 即空观主人识

目 录

原 序	(1)
拍案惊奇凡例	(1)
卷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1)
卷 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4)
卷 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27)
卷 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侯	(34)
卷 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43)
卷 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50)
卷 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63)
卷 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71)
卷 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80)
卷 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87)
卷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96)
卷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08)
卷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泉成铁案	(116)
卷十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25)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132)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141)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49)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168)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79)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189)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206)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213)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妹病起续前缘	 (223)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233)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媚一诗正果	 (243)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51)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62)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273)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280)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295)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302)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321)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330)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339)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354)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黑衣盗奸生杀	 (365)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374)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嫉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381)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攘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390)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398)

卷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

词云：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字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海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缘，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跄跑跪，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见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见面去。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前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蓦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先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些。及至移床，灰土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老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走进来，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

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诗曰：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名文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枚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珍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止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做“倒运汉”。不数

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洩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耍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承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其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戴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八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喜欢；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成甚货，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口食之类，是在我们身上。”若虚称谢不尽，接了银子。张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开船了。”若虚道：“我没甚收拾，随后就来。”手中拿了银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货么？”信步走去，只见满街上篋篮内盛着卖的：红如喷火，巨若悬星。皮未皱，尚有余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苏井诸家树，亦非李氏千头奴。较广似曰难兄，比福亦云具体。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与闽广无异，所以广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颜色正同，香气亦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若虚看见了，便思想道：“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众人

助我之意。”买成，装上竹篓，雇一闲的，并行李挑了下船。众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宝货来也！”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

开得船来，渐渐出了海口，只见：银涛卷雪，雪浪翻银。湍转则日月似惊，浪动则星河如覆。三五日间，随风漂去，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忽至一个地方，舟中望去，人烟凑聚，城郭巍峨，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钉了桩橛，下了铁锚，缆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原来是来过的所在，名曰吉零国。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一倍就有三倍价；换了那边货物，带到中国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寻发货去了，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路径不熟，也无走处。

正闷坐间，猛可想起道：“我那一篓红橘，自从至船中，不曾开看，莫不入气蒸烂了？趁着众人不在，看看则个。”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打开篓看时，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将出来，都摆在舱板上。也是合该发迹，时来福凑，摆得满船红焰焰的，远远望来，就是万点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问道：“是甚么好东西呀？”文若虚只不答应。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烂的，拣了出来，掐破就吃。岸上看的一发多了，惊笑道：“元来是吃得！”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多少一个？”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船上人却晓得，就扯个谎哄他，竖起一个指头，说：“要一钱一颗。”那问的人揭开长衣，露出兜罗锦红裹肚来，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买一个尝尝。”文若虚接了银钱，手中等等看，约有两把重，心下想道：“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也不见秤秤，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拣个大些的，红得可爱的，递一个上去。只见那个人接上手，攥了一攥道：“好东西呀！”扑地就劈开来，香气扑鼻，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大家喝一声采。那买的不知好歹，看见船上吃法，也学他去了皮，却不分囊，一块塞在口里，甘水满咽喉，连核都不吐，吞下去了。哈哈大笑道：“妙哉！妙哉！”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说：“我要买十个进奉去。”文若虚喜出望外，拣十个与他去了。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也有买一个的，也有买两个、三个的，都是一般银钱。买了的，都千欢万喜去了。

元来彼国以银为钱，上有文采。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其次人物，又次禽兽，又次树木，最下通用的，是水草。却都是银铸的，分两不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所以欢喜，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肠，与中国人一样。须臾之间，三停里卖了二停。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老大懊悔，急忙取了钱转来。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拿一个班道：“而今要

留着自家用，不卖了。”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四个钱买了二颗，口中哓哓说：“悔气！来得迟了。”旁边人见他增了价，就埋怨道：“我每还要买个，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买的人道：“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正在议论间，只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骑了一匹青骢马，飞也似奔到船边，下了马，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不要零卖！不要零卖！是有的俺多要买，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看的人听见这话，便远远走开，站住了看。文若虚是伶俐的人，看见来势，已此瞧科在眼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止剩五十余颗。数了一数，又拿起班来说道：“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不得卖了。今肯加些价钱，再让几颗去罢。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摸出钱来，另是一样树木纹的，说道：“如此钱一个罢了。”文若虚道：“不情愿，只照前样罢了。”那人笑了一笑，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这样的一个如何？”文若虚又道：“不情愿，只要前样的。”那人又笑道：“此钱一个抵百个，料也没得与你，只是与你耍。你不要俺这一个，却要那等的，是个傻子！你那东西，肯都与俺了，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紧。”文若虚数了一数，有五十二颗，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那人连竹篓都要了，又丢了一个钱，把篓拴在马上，笑吟吟地一鞭去了。看的人见没得卖了，一哄而散。

文若虚见人散了，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有八钱七分多重；秤过数个都是一般。总数一数，共有一千个差不多。把两个赏了船家，其余收拾在包里了，笑一声道：“那盲子好灵卦也！”欢喜不尽，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

说话的，你说错了。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如此做买卖？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一发百倍了？看官有所不知：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都是以货交兑。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才有利钱，若是卖他银钱时，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作了好价钱，分两也只得如此，反不便宜。如今是买吃口东西，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我却只管分两，所以得利了。说话的，你又说错了。依你说来，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岂不有利？反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看官，又不是这话。也是此人偶然有些横财，带去着了手；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三五日不遇巧，等得希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扇子还是放得起的，尚且如此，何况果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

闲话休题。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众人都惊喜道：“造化！造化！我们同来，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张大

便拍手道：“人都道他倒运，而今想是运转了！”便对文若虚道：“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作价不多，除是转发在伙作中，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带转去有大利钱，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无个用处。”文若虚道：“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诺公挈带，做此无本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甚么？万一如前再做折了，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众人道：“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有的是货物，彼此通融，大家有利，有何不可？”文若虚道：“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草索。说到货物，我就没胆气了。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众人齐拍手道：“放着几倍利钱不取，可惜！可惜！”随同众人一齐上去，到了店家交货明白，彼此兑换。约有半月光景，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他已自志得意满，不放在心上。

众人事体完了，一齐上船，烧了神福，吃了酒，开洋。行了数日，忽然间天变起来，但见：乌云蔽日，黑浪掀天。蛇龙戏舞起长空，鱼鳖惊惶潜水底。艘艘泛泛，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岛屿浮浮，便似没不熬的几双水鹁。舟中是方扬的米簏，舷外是正熟的饭锅。总因风伯太无情，以致篙师多失色。那船上人见风起了，扯起半帆，不问东西南北，随风势漂去。隐隐望见一岛，便带住篷脚，只看着岛边使来。看看渐近，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但见：树木参天，草莱遍地。荒凉界，无非些兔迹狐踪；坦迤土壤，料不是龙潭虎窟。混茫内，未识应归何国辖；开辟来，不知曾否有人登。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对舱里道：“且安心坐一坐，候风势则个。”

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巴不得行路，却如此守风呆坐，心里焦燥，对众人道：“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众人道：“一个荒岛，有何好看？”文若虚道：“总是闲着，何碍？”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个个是呵欠连天，不肯同去。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千年败壳精灵显，一介穷神富贵来，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时长，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也不枉的。

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偏要发个狠，扳藤附葛，直走到岛上绝顶。那岛也苦不甚高，不费甚大力，只是荒草蔓延，无好路径。到得上边打一看时，四望漫漫，身如一叶，不觉凄然吊下泪来。心里道：“想我如此聪明，一生命蹇，家业消亡，剩得只身，直到海外。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内，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今在绝岛中间，未到实地，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正在感怆，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移步往前一看，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

大惊道：“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世上人那里曾看见？说也不信的。我自到海外一番，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今我带了此物去，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与人看看，省得空口说着，道是苏州人会调谎。又且一件，锯将开来，一盖一板，各置四足，便是两张床，却不奇怪！”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穿在龟壳中间，打个扣儿，拖了便走。

走到船边，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都笑道：“文先生那里又跼了纤来？”文若虚道：“好教列位得知，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众人抬头一看，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吃惊道：“好大龟壳！你拖来何干？”文若虚道：“也是罕见的，带了他去。”众人笑道：“好货不置一件，要此何用？”有的道：“也有用处，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灼他八卦，只没有这样大龟药。”又有的道：“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文若虚道：“不要管有用没用，只是希罕，又不费本钱，便带了回去。”当时叫个船上水手，一抬抬下舱来。初时山下空阔，还只如此；舱中看来，一发大了。若不是海船，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众人大家笑了一回，说道：“到家时有人问，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文若虚道：“不要笑我，好歹有一个用处，决不是弃物。”随他众人取笑，文若虚只是得意。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抹干了，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塞在龟壳里面，两头把绳一缚，却当了一个大皮箱了。自笑道：“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众人都笑将起来，道：“好算计！好算计！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

当夜无词。次日风息了，开船一走，不数日，又到了个去处，却是福建地方了。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你说张家好，我说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个不住。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其余的也就住了。

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连忙先发银子，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分付停当，然后踱将出来。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姓个古怪姓，是玛瑙的玛字，叫名玛宝哈，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众人走海过的，都是熟主熟客，只是文若虚不曾认得。抬眼看时，元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衣服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只是剃眉剪须，深眼高鼻，有些古怪。出来见了众人，行宾主礼，坐定了。两杯茶罢，站起身来，请到一个大厅上。只见酒筵多完备了，且是摆得济楚。元来旧规，海船一到，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然后发货讲价的。主人家手执着一付法琅菊花盘盏，拱一拱手道：“请列位货单一看，好定坐席。”

看官，你道这是何意？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

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船上众人，货物是贵的贱的，多的少的，你知我知，各自心照，差不多领了酒杯，各自坐了。单剩得文若虚一个，呆呆站在那里。主人道：“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想是新出海外的，置货不多了。”众人大家说道：“这是我们好朋友，到海外要去的。身边有银子，却不曾肯置货。今日没奈何，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文若虚满面羞惭，坐了末位。主人坐在横头。饮酒中间，这一个说道我有猫儿眼多少，那一个说我有祖母绿多少，你夸我逞。文若虚一发嘿无言，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我前日该听他们劝，置些货物来的是。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说不得一句说话。”又自叹了口气道：“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今已大幸，不可不知足。”自思自忖，无心发兴吃酒。众人猜拳行令，吃得狼藉。主人是个积年，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不好说破，虚劝了他几杯酒。众人都起身道：“酒勾了，天晚了，趁早上船去，明日发货罢。”别了主人去了。

主人散了酒席，收拾睡了。明日起个清早，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主人登舟，一眼瞅去，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早先看见了，吃了一惊道：“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莫不是不要卖的？”众人都笑指道：“此敝友文兄的宝货。”中有一人衬道：“又是滞货。”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满面挣得通红，带了怒色，埋怨众人道：“我与诸公相处多年，如何恁地作弄我？教我得罪于新客，把一个末座屈了他，是何道理！”一把扯住文若虚，对众客道：“且慢发货，容我上岸谢过罪着。”众人不知其故。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又有几个喜事的，觉得有些古怪，共十余人，赶了上来，重到店中，看是如何。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把交椅整一整，不管众人好歹，纳他头一位坐下了，道：“适间得罪得罪，且请坐一坐。”文若虚也心中钹铎，忖道：“不信此物是宝贝，这等造化不成？”

主人走了进去，须臾出来，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又早摆下几桌酒，为首一桌，比先更齐整。把盏向文若虚一揖，就对众人道：“此公正该坐头一席。你每枉自一船的货，也还赶他不来。先前失敬失敬。”众人看见，又好笑，又好怪，半信不信的一带儿坐了。酒过三杯，主人就开口道：“敢问客长，适间此宝可肯卖否？”文若虚是个乖人，趁口答应道：“只要有好价钱，为甚不卖？”那主人听得肯卖，不觉喜从天降，笑逐颜开，起身道：“果然肯卖，但凭分付价钱，不敢吝惜。”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讨少了，怕不在行；讨多了，怕吃笑。付了一付，面红耳热，颠倒讨不出价钱来。张大便与文若虚丢个眼色，将手放在椅子背上，竖着三个指头，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道：“索性讨他这些。”文若虚摇

头，竖一指道：“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却被主人看见道：“果是多少价钱！”张大捣一个鬼道：“依文先生手势，敢像要一万哩！”主人呵呵大笑道：“这是不要卖，哄我而已。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众人见说，大家目睁口呆，都立起了身来，扯文若虚去商议道：“造化！造化！想是值得多哩。我们实实不知如何定价，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凭他还罢。”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待说又止。众人道：“不要不老气！”主人又催道：“实说说何妨？”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主人还摇头道：“罪过，罪过。没有此话。”扯着张大私问他道：“老客长们海外往来，不是一番了。人都叫你张识货，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必是无心卖他，奚落小肆罢了。”张大道：“实不瞒你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同了海外玩耍的，故此不曾置货。适间此物，乃是避风海岛，偶然得来，不是出价置办的，故此不识得价钱。若果有这五万与他，勾他富贵一生，他也心满意足了。”主人道：“如此说，要你做个大大保人，当有重谢，万万不可翻悔！”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拿笔递与张大道：“有烦老客长做主，写个合同文书，好成交易。”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的。”把纸笔让与他。褚客磨得墨浓，展好纸，提起笔来写道：“立合同议单张承运等。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两买成。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下写张承运为头，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褚中颖因自己执笔，写了落末。年月前边，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着，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押了花押。单上有名的，从后头写起，写到张承运，道：“我们押字钱重些，这买卖才弄得成。”主人笑道：“不敢轻。不敢轻。”

写毕，主人进内，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我先交明白了用钱，还有说话。”众人攒将拢来。主人開箱，却是五十两一包，共总二十包，整整一千两，双手交与张承运道：“凭老客长收明，分与众客罢。”众人初然吃酒、写合同，大家捧哄鸟乱，心下还有些不信的意思；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用钱，方知是实。文若虚恰像梦里醉里，话都说不出来，呆呆地看。张大扯他一把道：“这用钱如何分散，也要文兄主张。”文若虚方说一句话道：“且完了正事慢处。”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说道：“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价银现在里面阁儿上，都是向来兑过的，一毫不少，只消请客长一两两位进去，将一包过一过目，兑一兑为准，其余多不消兑得。却又一说，此银数不少，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如何好将下船去，又要泛海回还，有许多不便处。”文若虚想了一想